楼下的邻居挺高冷

杜卫东

楼下的邻居挺高冷。比如，偶尔在电梯间相遇，我会点点头，客气一句：“上班呀？”他呢，目不斜视，从鼻腔中挤出一个字：嗯。短促而有力，略带一点胸腔共鸣，然后目光直视前方，嘴角微微下垂，再无下文。如是几次，我也不再搭讪了。

为避免尴尬，我有意错开同乘电梯的时间点。不巧遇到，便低头摆弄手机，掩饰心中的窘迫。当然，会不时瞄一眼跳动的楼层数字，门一开，像禁闭解除。我是双鱼座，比较在意对方的感受，在人际关系的吊桥上一直走得小心翼翼，生怕不小心“闪”了同行者。后来我发现多虑了，因为每每这时，楼下的邻居依然如故，目不斜视，嘴角下垂，让人不禁想到一句网络流行语：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最令我尴尬的时刻竟然还不是在电梯间。

那天午后，突降暴雨。一瞬间，像有无数颗银珠落在地上，碎裂，蹦跳，腾起一片片清冽的水雾。正巧有重要邀约，耽误不得，我呼叫了网约车，请司机开进院子接我，然后拿着雨伞匆匆下楼。正好，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单元门口，我撑起伞冲进雨中，一把拉开车门，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说了一句：“来得蛮快呀，走！”司机没理会我，而是递过一瓶矿泉水，我摆摆手，又一次催促：“快走啊，师傅，我要晚了。”司机仍没有着急发动车，拧开瓶盖，一仰脖喝了一口，见我面露不悦，才问：“您这是去哪儿？”我有些恼火，捋捋淋湿的头发，没好气地反问：“你不知道我去哪儿，怎么接的单？真是！”司机也不生气，顺手放下水瓶，指指院门口一辆打着双闪的黑色轿车，问：“您约的是不是那辆车？”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扭过脸盯住他仔细一看，顿时蒙圈，原来这位司机是楼下的邻居。他看我的目光充满什么呢——戏谑？

我很窘迫，一时无地自容：“呦，怎么是你？我，我……”

他神态平和，说了我们做邻居以来最多的话：“我也奇怪呢，本想等雨小些送孩子上楼。”他扭头看了一眼坐在后排的孩子，孩子扮了一个鬼脸，“没想到，您一拉门上来了。”

我连声道歉，顾不上暴雨，推开车门赶紧“逃走”。

不得不承认，面对我的冒失，邻居应对得体，虽然高冷，但情商“在线”。我不由好奇起他的职业来：健身教练？有可能。他40岁不到，身高一米八，穿搭很时尚，单排扣米黄色西装、深色休闲裤，看上去舒适随意。这样的身材，应该是常年健身锻炼的效果。抑或是高校教师或者公司高管？也靠谱，他的气质符合这两种职业的要求，沉稳、干练。还有一种可能——网络达人。因为他时间相对自由，常见到他陪伴刚上小学的儿子。他儿子是个小“社牛”，说自己参加了篮球、游泳、围棋和钢琴兴趣班，每次都是爸爸接送。

一个星期天，楼里来了一群人，扛着摄像机，拎着话筒，在他家中扯线挂灯。我路过他家门口，听到主持人正在提问：“范总，作为一家科技公司，您是怎样在激烈的竞争中……”

原来，邻居姓范，是某公司老总，事业上已小有成就。

我想，他的高冷或许和经历有关。在步履匆匆的现代社会，短暂的人际接触成为常态，保持适度的社交距离，或许是一种相对高效的社交模式。估计是在艰难的打拼中，小范逐渐养成了高冷的气质。当然，高冷也和性格有很大关系，性格内向的人往往表现为高冷，但他们的高冷不是傲慢，而是精心守护情感边界。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彻底颠覆了我对小范最初的认知。

那天，北京下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气温骤降，好在暖气烧得很热。我和妻子准时就寝，听了一会儿有声小说便进入睡眠状态。迷迷糊糊中，妻子捅我，说有人敲门！深更半夜的谁会敲门？我怀疑是她的错觉。不想，敲门声越发急促。我们一下坐起身，不知出了什么事，心也怦怦直跳，走到门口隔着猫眼一看，竟是小范，忙开门问：“怎么，出什么事了？”

小范神色焦急：“您家暖气漏水了吧？”

妻子一头雾水，不解地回答：“漏水？没有呀。”

小范表情认真，语气不容置疑：“不会，我家厨房已经漏水了。”

说着，他探头向房间里张望。眨眼工夫，水竟悄悄漫到了客厅。我们大惊，急忙跑进厨房，暖气管竟然出现一个破洞，水柱滋滋往外喷，几乎喷到吊顶，厨房的积水已经没过脚面。我和妻子从未见过这阵仗，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还是小范处变不乱，他冲进厨房，费力找到暖气闸门拧紧，身上已被浇湿。妻子拿出一件外衣让他换，小范一摆手：“赶快清理积水吧。不然，楼下的住户都会被殃及。”

说完，一转身走了。我和妻子望着厨房、客厅、阳台的积水直犯愁。

又传来敲门声，是小范，他拎着塑料盆，手里拿着一条浴巾走进客厅，麻利地把浴巾铺在积水里，等浴巾吸足水，捞起后往盆里拧。我和妻子有样学样，效率还挺高，经过一个多小时奋战，积水基本清除干净。中途，我们几次让小范回去休息，他都拒绝了，用略带胸腔共鸣的男中音调侃：“凭你们老两口，估计二楼以上的住户早晨会排着队来索赔。”

小范走时，挂钟的时针已经指向午夜两点。

第二天，妻子在邻里群发了一则启事：“昨夜家中暖气管爆裂，给楼下邻居带来不便，深表歉意。如造成损失，请联系702户主面商赔偿事宜。”

小范住在602室，“受灾”最重，但他表示尚可承受，放弃索赔，后面是祝福的表情包。三、四、五层也有不同程度渗漏，见602如此宽容，都一笑了之。

再与小范电梯间相遇，我依然会点点头，友好地说一句：“上班呀？”他呢，依然目不斜视，情绪如静水深流，波澜不惊，从鼻腔里蹦出一个字：“嗯。”只不过，间隔不超过三秒，会很随意地回一句：“您去散步？”

这时，我们的目光会有交汇，尽管短暂，足以碰撞出善意的火花。

显然，生活中值得珍惜的，不仅是流畅的对白。

遇见

写好自我是否就能写好众生？

蒋在

不久前下班途中刷短视频，看到一位作家说：“年轻写作者应该少写自己，多写众生。”我的第一反应和下面的许多评论很像：“我亦众生，众生亦我。”既然我就在世界之中，那么只要把自己的经验写得足够深刻，不就意味着我已经在写众生了吗？更何况有作家曾说：越是个人的，就越是世界的。

这句话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道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经验只能从自我出发。当个人经验成为一种可被理解、可被辨认甚至可以被替换的处境时，它才可能获得普遍性。换句话说，关键不在于我写了自己，而是我是否写清了我因何如此。这两者之间的转化，关键词是处境。

写好处境，我想这意味着，写好个体如何被安置在世界的大背景下，我们如何在关系与规则的缝隙里，不管是被动地还是主动地流动着。它的重点不在于发生了什么，而是在什么条件下，这件事只能这样发生；在什么位置上，这种感受才会产生。换句话说，当我们的写作从“我好痛苦”推进到“我为何只能这样痛苦而不是以别的方式痛苦”，从“对方在欺负我”到“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当我们完成这样的写作转化，个体经验或许才能脱离私人的领地。

2026年1月17日，北京迎来了初雪。那天晚上，我打车去京郊，起初还好，下了高架后，前面的路，因为没有扫雪车和其他车来过的痕迹，已被大雪覆盖。司机对这条路原本很熟悉，可雪盖住了地面的标线，往日清晰的分界突然消失，他毫无察觉地逆行了一段，直到撞上路边的花坛。这恐怕很难说是司机的技术问题，而是一种判断失效后的偏航。当我们平日里赖以行动的参照物被遮蔽，经验就失去了意义。

处境在这样的时刻显露了出来：没有人会凭空做出选择，我们的选择依赖于某种深层的、被默认存在的秩序。许多看似自然而然的行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被训练、被固化出来的。当我们的写作只是记录情绪或是行为，就会一直在私人领域中打转，除非我们将注意力放在这些情绪和行为如何被建构出来。

经典现实主义提供过一种强有力的参照。以巴尔扎克为例，他写的从来不会是某个个体如何沦落至此，而是让阶层、金钱、制度、欲望围绕人物命运的轴心旋转，让人物变成社会力量交织的节点。也正是在这种写作中，我们刚刚说的处境，成为连接个体与众生的通道。个人命运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它在承受整个社会结构。就像《高老头》开篇里出现的伏盖公寓，它就是一个微型社会，楼层的高低，房间的大小，还有这些房客的彼此调换，无一不在暗示着人物命运的走向。

处境在不同时期下发生的改变，让我们真正感知到时代悄然改变的深层意涵。时代改变并不意味着家庭、劳动方式、人类冲突等经验的消失，而是它们组织、感知和应对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技术媒介、社会制度、语言体系的更新，改变着我们理解自己、表达自己的方式。我们开始发现，同样的处境在不同的时代开始呈现出不同的反应逻辑。

这正是文学的魅力，我们在重复过去的路程中获得新生。我们虽然还在处理大师们都写过的题材、主题，但我们的处境已不尽相同，因为我们发现：文学的变化不在题材的革新上，而是发生在理解方式的转移之中。

那么处境既然是如此的具体、如此的本土、如此的带有时间性，它又如何能够获得穿越时间的力量呢？这里恰涉及关于文学的一条反常识的规律：伟大的小说往往会在时间中褪去某些特质，却因此获得更广阔的生命。当我们阅读不同语言、不同世纪的小说时，我们不会因为人物的服饰、礼仪和生活习惯的陌生而对文本产生隔阂。因为我们早已通过这些人物在亲密关系中的挣扎、在尊严与屈从之间的犹疑、在欲望与惩罚之间的撕扯，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让我们再次回到最初的问题，写好我自己是否就能写好众生？我想，或许只有当自我经验被写成处境，当“我如何感受”被推向“我为何只能如此感受”，当写作把私人叙述重新放回属于它的关系、规则、语言体系的条件之中时，一切才有了发生的可能。

文思

大咸菜煮小鱼

周荣池

冬至之前，南角墩前的大盘汊都会抽干水捉鱼。盘汊乃圆盘形的水塘，养了些瘦弱的鱼虾。大鱼起了之后，村民们会来拾些“外快”——小鱼、田螺或河蚌，偶也有漏网躲进泥淖的黑鱼甚至老鳖。母亲总等到天擦黑的时候，才提着篮子出发，从不起眼的角落下到泥泞间去，在被人们翻过很多遍的泥水里摸几条“猫鱼”。

母亲在泥水里掏鱼的虔诚，像极了醉眼蒙眬的父亲提着筷子掏鱼冻。少菜下酒的父亲，总能敲着碗说唱一样自我安慰：“小鱼冻戳戳，花生壳剥剥，咸鸭蛋敲敲，二两五摸摸……”在里下河方言韵调里，好像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快活的事。

里下河平原上讲究“小雪腌菜，大雪腌肉”。腌菜，用一种高脚的大青菜，腌成了称为“大咸菜”。菜从地里起出来之后晾晒吹干，用大粒盐一层一层码上，最后以笨重的石块相压。不几日便可取出食用。生吃则清爽咸鲜，炒食带些辣子最好，有豆腐或者猪血炖便是“上品”了。亦可切大茨菇片同炒，都是佐粥下饭的好味道。这些年，外地人来高邮寻味，常要问一道“咸菜茨菇汤”，当然是因为乡人汪曾祺文章做了“广告”。但本地人切碎咸菜与茨菇烧汤，实在不是什么高级的发明，乃旧时酷寒中青黄不接，无有“活菜”逼迫所致。

“大咸菜煮小鱼”近年来倒是上了正席。有凉透成冻作凉菜的，也有煮了大碗端来作“大菜”的，真正属于妙品。大咸菜的味重掩盖小鱼腥气，在鱼虾的汤汁“加持”下，菜蔬的硬梗熟烂，凉透并被寒气“封印”，鱼肉与菜味的融合生发出神奇妙味。筷头在鱼冻中“掏”，带着寻找的兴奋与喜悦，就像母亲从泥水里把漏网的小鱼摸出来。汰洗干净后的小鱼同泡淡的咸菜同煮。父亲的酒碗在桌上已蠢蠢欲动，可是起锅的时刻由母亲决定。她掀起锅盖拂去雾气，持铲试试味道之后，又盖上锅盖。她嘀咕了几个字：断一下就好了——一碗叫作“做汤煮”的美味就诞生了。

“断一下”，是再打一个草把添火，究竟添多久，只有母亲心里有数。起锅时，她把个头大的鱼和菜叶挑出来，先装进搪瓷杯里，倒上卤汁后园在碗橱中。余下连汤带水盛出给父亲下酒。而碗橱里的小鱼夹杂着熟烂的菜叶，过夜后，像月光下的庄台河上了冻。

鱼冻碗里没有一点细节是多余的，每点肉屑和菜末都有滋有味。哪怕用鱼冻拌粥饭，味道也出奇美妙。

多味斋

时间之雪

卢山

气温骤降，寒冷的通知书尚未抵达
阳台上的两株月季已紧闭闺房
是谁在黄昏时拔光了梧桐树的羽毛
又使用魔法，冻结西湖的波浪？
一夜间，香樟树上的雪越积越厚
忽然梦中一声清脆的声响
你看见了吗？那些簌簌而降的雪
落在了万物的肩上

雪，是时间的快递员吗？
落了下来，瞬间就融化了，消失了
仿佛它从未存在过
可山川不会沉默，大地为它发言
从时光的漫长甬道里长途跋涉
它在无人问津的地方绽放
默默地融化成你的一行热泪
他的几条江河

故宫额头的雪，保俶塔臂弯的雪
脚手架上冒着热气的雪
故乡炊烟里飘进游子梦乡的雪
王子猷造门不前落在酒杯里的雪
李白怀里映着天山明月的雪
这些雪来自哪一座山哪一条河？

今夜，时间之雪落在诗人的稿纸上
谁在风雪里走远，牵着一条江河？

谁在它编织的罗网里，写下一封给春天的长信？

今夜，在江南的漫天繁星下
我也是一粒冰冷又炽热的雪——
在世间行走、燃烧着
一粒默不作声又随时绽放的雪！

▲油画《明日的新居》，作者韩景生，中国美术馆藏。

大地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程 红

故乡年俗

许怀中

新一年的春节不久就要来临。

最近，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集《无限夕阳》，里面收录了一篇旧文《过年·过年》。我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春节即将来临，过年迎春，犹如陈年老酒，越早越有味道。小时在故乡仙游过的年，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今回想起来，越发感到年味浓郁”。文中回忆我从厦门回仙游老家过年，年夜饭虽然简单，但气氛却很祥和。其中还写了我人生中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过春节的情景，“年味中最重要的一‘味’，是与家人的团聚，‘每逢佳节倍思亲’，多少年来一直流传。佳节和亲人团聚是分不开的，即使不能团聚，也要思念。这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也是美德之一。”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故乡莆仙人民代代相传，保护、传承和弘扬了当地的春节习俗。这些习俗，反映地方历史特征，体现地方人文性格，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以我的家乡莆田、仙游的春节为例，它以“做大岁”展示出与众不同的节俗。除了除夕吃年夜饭外，还会在正月初四、初五再过一次年，当地人称“做大岁”。莆仙地处福建东南沿海的中部，是沟通闽东、闽南的交通重镇。此处气候温润，四时有节，民众勤勉，历史文脉绵延，地方文化鼎盛。春节“做大岁”习俗几乎遍及莆仙全境，它记录了莆仙人民抗御外侮、不畏强暴、英勇顽强、坚忍不拔的精神。

据载，明嘉靖四十一年农历十一月，倭寇侵入兴化府城，人民奋起抗争，直到倭寇败亡后，莆仙人才开始重建家园。当时因年节已过，民间相约二月初四重做大岁、初五补过大年，后改为正月，渐成习俗，这是莆仙独有的。此外，还约定初二为探亡日，互不登门，因此，形成初二全城踏青出游的盛况。民国张琴《莆田县志》就有“二日，为踏青会。长少皆盛服出游山寺园林……抵暮乃归”的记载。

值得一提的是，从临近年关各家贴白额春联开始，就开启了春节“做大岁”活动。白额春联是因倭乱亲人丧生，张贴白联，加以哀悼。但白联与春节气氛难以融合，后来用红联盖住白联，只在上头留一小段白色以表余哀。这种折中的办法既寄托思念，又不失喜庆。

仙游游灯等各种年俗一一开始，如今已成著名的文化名片。莆仙的春节，一天天临近了。

妻子的菜园子

潘琦

参加工作50余年，辗转好几个地方。每到一地，妻子都千方百计开出小块荒地，种些瓜菜，补贴家用。那一方方被妻子的汗水浸润过的菜园子，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记忆里。

上世纪60年代末，大学毕业分配回家乡广西罗城县委工作。试用期的工资是47块钱，新婚的妻子那时还是县农械厂的学徒工，每月仅有18块钱入账，孩子出生后，日子便一下子紧巴起来。机关食堂一毛钱的加菜都不敢问津，到市场买菜常为几分钱讨价还价。

县委大院里有不少闲置的空地，家属可以开垦起来种瓜种菜。妻子打小在农村长大，插秧、割禾、浇水、施肥样样在行。她瞅准了宿舍旁边的一块荒地，便趁着假日，扛起锄头、拎着水桶，一点点把乱石杂草清理干净，翻出黝黑的泥土，整出了一方齐整的菜地。清明前后点瓜种豆，夏日里栽上茄子辣椒，秋风吹起时，架上便挂满了沉甸甸的丝瓜。后来，那片荒地成了许多低工资家庭的菜篮子。

1975年，我调到河池地委工作，一家人搬到了金城江。金城江城区两边皆是高山，达勾河穿城而过，两岸狭窄，想寻块空地种菜并非易事。妻子那时在新华印刷厂上班，厂区坐落在城区边的一个弄场（山间的盆地）里，有一次，她下班在厂外转悠，见厂边有片荒坡，便又动了种菜的心思。锄头挖不动硬土，她就用镐头一点点刨。没有肥料，她就把家里的鸡粪积攒起来，拌进土里。除了种菜，还养了几只母鸡，鸡咯咯地生蛋，菜园里的菜一茬茬地长。妻子仿佛天生就是种养的好手，种什么都枝繁叶茂，养什么都活蹦乱跳。

80年代初，我们一家六口人搬到了南宁。在省城的开销比县城大得多。住在单位小院两间小平房，安顿好家后，妻子拉着我在小院里转了一圈，她目光落在住房围墙外的荒地上，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没想到在南宁，也能种菜呢！”我心里却犯嘀咕：“这可是单位的院子，怕是不允许吧？”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询问了管理局领导，没想到竟得到了许可。

第二天，妻子就忙活起来。这是一块废弃的地，闲置多年，为了刨平泥土，妻子的手指常被瓦砾割伤。有一天晚上突然刮风下雨，为防豆角架被吹倒、豆藤被雨打断，我俩连夜去整理，忙碌到三更半夜。菜成熟的季节，家里吃不完，妻子便装了满满一篮，送给单位的同事和警卫班的战士分享。大家尝着新鲜的蔬菜，都夸她勤快能干。

有一年我去外地学习，一去就是一年。那时儿子还小，两个女儿已能帮点小忙，每天放学回家丢下书包，母女三人就进菜园，淋水施肥，一直忙到掌灯时分。每次收到妻子的来信，都说家里一切都挺好，叫我放心学习。在外的一年里，我从未为家里的吃穿发过愁，只因我知道，家里有妻子，有她的菜园子。

多年过去，餐桌上的菜肴日益丰盛，超市里可以买到各种新鲜的瓜果蔬菜。每当忆起往昔，那一方方菜园子，便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